

【詩歌改寫】

- 一、詩歌改寫成散文，最容易犯的是，以對譯的手法只作詩歌表面的翻譯。所以首先要讀懂、讀通原文，深入理解原文的內容，體會作者創作的時空背景，當時的遭遇、情緒等。然後再根據原文展開合理的聯想與想像，盡量運用自己的語言（包含修辭技巧），作適當的調整、削減與補充。
- 二、由於詩歌受到格律限制或詩句的壓縮，很多客觀的摹寫和主觀的抒情，都含蓄不露或不得已省略了。改寫時必須作適度的增潤或美化（加入你我、加入結尾），使得改寫後的作品能充分表現原作的精神、感情或寄託。
- 三、詩歌一般不注重場景的描寫，人物刻畫也不細膩。改寫時要大膽想像，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歷，將詩歌的內容轉換成具體的場景，再現人物的音容笑貌、言行舉止和心理活動。
- 四、改寫時不需要鉅細都忠於原文，但也不能把原文拋在一邊，另起爐灶，改得面目全非。所以在改寫之後必須與原文對照，看自己的改寫是否忠實於原文的意思。
- 五、改寫的原則—
 1. 意義不變：改寫只是改寫形式，不是改寫意義。
 2. 語氣不變：作者的喜、怒、哀、樂、諷刺、贊頌……都要確定，不要隨意改變。
 3. 詞語保留：可以有部分不保留，在形式上，將原詩句中的詞語適度的拆解，以散文的形式重新組合，才會有改寫的感覺。

六、舊詩（包含詞、曲）改寫：

1. 原詩：枯藤老樹昏鴉（元曲《天淨沙·秋思》片段）

已經是深秋了。

太陽經過一天的跋涉，走到了天的盡頭。昔日茂盛的青藤已經枯萎了，只剩下一根枯黃的莖纏繞在旁邊的一棵蒼老的大樹上。樹葉幾乎落光了，儘剩的幾片枯黃的樹葉，在寒風的吹拂下，飄飄悠悠地晃到地上。光禿禿的老樹在寒風中顫抖，在夕陽的餘暉下呻吟。一隻烏鴉立在樹枝上，蜷縮著身子，發出淒厲的叫聲，這叫聲在這空曠的天空中飄向遠方……

2. 原詩：故人西辭黃鶴樓，煙花三月下揚州。孤帆遠影碧山盡，唯見長江天際流。

（李白《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》）

（1）黃鶴樓，那一天和你分別的地方。

親愛的朋友。

百花盛開中，你將前往揚州，那是屬於三月天的離愁。

帶著點花香，分外動人。

青山悄悄將你圈入懷抱，

若隱若現的帆，揮著道別的手。

終於，長江，那滔滔不絕的江流，伴我清淚兩行

努力向揚州寄送著一封名叫「思念」的信。

（2）即將遠行

你即將遠行 遠行到一個風景如詩的地方

那地方，叫做揚州啊

黃鶴飛走了

這地方有個名字，喚作「離愁」

黃鶴樓啊黃鶴樓，好朋友就此告別了

是三月天吧

是三月天你離開了我

是三月天，我用淡淡的長江水思念你

水，一直流著

不分日夜，我的思念，也隨著江水，繞過昔日你躲藏的山，層層捲向你。

3. 原詩：菱葉紫波荷颭風，荷花深處小船通，逢郎欲語低頭笑，碧玉搔頭落水中。

（白居易《采蓮曲》）

南風輕輕的吹拂著，拂過荷花池，也拂過少女清麗的臉龐。池水漾起陣陣漣漪，她那纖素手撫著隨風揚起的髮絲，清澈大眼望向遠方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。連日來的思念惹得她心煩意亂。自從上次在池邊偶然相遇，她就再也管不好自己的心。心，早就在兩人眼神交錯的瞬間被偷了，不，應該說，她是心甘情願被偷的。

少女坐的船搖啊搖，她沒有一個想去的地方，只有一個想見的人。突然間，遠方出現一

艘小船。少女平靜的臉上天了一抹淡淡的紅霞，趕緊將小船划向那方，匆忙間想起自己的儀容，將被風吹亂的髮理了又理，深怕在心上人面前出醜了。兩人的距離越來越近，少女已能看清楚對方的面容，果真，另一艘船上的人真的是他！彷彿有隻小鹿在賽跑，衝撞著她單薄的身軀。

兩艘小船終於相遇了。少女的雙眸，卻忙著轉來轉去，內心吶喊著：「我不是很想跟他說話嗎？但……要說些什麼？」她尷尬的低下頭，緊咬下唇，兩頰的駝紅更是大膽的綻放，小手也不聽使喚的搔著秀髮，試圖讓自己鎮定下來。耳邊傳來「撲通」的水聲，慌張的低頭一看，最愛的那支髮簪，不經意之下竟被自己撥掉了，不過，她實在無心再為那支髮簪哀悼。

兩艘小船就這麼停駐。荷葉怡然自得的躺在水面上，群葉間含苞待放的荷，悄悄開花了……

七、新詩改寫：

1.原詩：洛夫的〈寄鞋〉

間關千里
寄給你一雙布鞋
一封
無字的信
積了四十多年的話
想說無從說
只好一句句
密密縫在鞋底
這些話我偷偷藏了很久
有幾句藏在井邊
有幾句藏在廚房
有幾句藏在枕頭下
有幾句藏在午夜明滅不定的燈火裡

有的風乾了
有的生霉了
有的掉了牙齒
有的長出了青苔
現在一一收集起來
密密縫在鞋底
鞋子也許嫌小一些
我是以心裁量，以童年
以五更的夢裁量
合不合腳是另一回事
請千萬別棄之
若敝屣
四十多年的思念
四十多年的孤寂

聯想：在臺海兩岸尚未開放，親人之間尚無法謀面的當年，寄鞋的人可能是倚閭而望的慈母、青梅竹馬的戀人、痴情的未婚妻或貞節的結髮妻子。從「密密縫」、「井邊」、「廚房」、「枕頭下」、「童年」這些暗示可以推知，所以要「設身處地」來推敲抒寫，不同的親情關係，語氣用詞就不同，特別是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行，這些在詩句中隱藏的話，在散文世界是可以縱情發揮的。

改寫：在這千里外，我從家鄉寄雙布鞋給您，就當它是一封無字的信吧！千山萬水隔離，就是有千言萬語，也不知該從何說起。這些話，四十多年來，一直珍藏在我心裡——想問您：還記得井邊的洗衣人嗎？想問您：今晚吃的是不是紅燒魚？想問您：結婚了嗎？她對您好不好？想問您：晚上做夢的時候，有沒有夢見我？還有萬言千語，忘了、霉了、記不得了、想不起來了，如今我都細細收拾，密密縫在鞋底。請您不要嫌棄，當它是雙破爛的草鞋，因為我童年的美夢，我無盡的相思，這四十多年來的孤寂，全部都縫在鞋底。

2.原詩：〈遺產〉

秋，蒲公英老了。
子女問：
有什麼遺產？
母親默默地，
在每一個孩子的頭上，
戴上了一把遠飛的傘。

改寫：秋天到了。田野裡，一片豐收景象。

聽！那邊出了什麼事，吵吵嚷嚷的。

「媽媽，媽媽，您看人家玉米、高粱的媽媽給他們的孩子留下了沉甸甸的遺產，人家長得又壯實又漂亮，而我們又瘦又醜，您能給我們留點什麼嗎？」

噢，原來是蒲公英的子女們在嚷著向母親要遺產呢。蒲公英呢，她確實老了，鮮豔的外衣已破舊不堪，往日年輕的面龐也失去了紅暈，暗灰的容顏中透出天國般的光輝。

聽到孩子們的要求，蒲公英只是搖了搖頭，默默無語。

孩子們更著急了。「媽媽，媽媽，那可怎麼辦呀？」

「我們這樣子，誰願意收留我們呀？」

蒲公英還是微笑著，深深的縐紋透出幾許從容。她默默地打開行囊，給每個孩子頭上戴上一把遠飛的傘。

風中，孩子們頂著小傘，越飛越高。哇！外面的世界真漂亮啊：那山，那水……他們回頭一望，玉米、高粱還懶洋洋地躺在田裡。心想我們這份遺產多珍貴啊。媽媽真好！

媽媽——蒲公英還站在那裡，支撐著瘦削的身軀，在和兒女們揮手告別……

遠處，那一頂頂小傘越飛越高，越飛越高！越飛越遠……

3.原詩：陳大為〈戲子〉片段

只有在臺上我才是存活的
但我不會是我
只是歷史的片段 人物的忠奸
……
只有在臺下我才是真實的
而我不再是我
動作裡重疊曹操與秦檜的陋習
齒縫間夾雜一品到九品的語氣
……
時間兀自老化在觀眾席。

原句：但我不會是我／只是歷史的片段 人物的忠奸

- ➡ 但臺下的真實的我不會是戲臺上扮演角色的我，我是長久歷史中的一個片斷中的一個人物，可能是忠是奸、是善是惡、是男是女，我是千古人物的化身。
- ➡ 但臺下的真實的我不會是戲臺上扮演角色的我，在戲臺上，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是我扮演的對象，雖然只是歷史的片段，我卻得花上精力去扮演，去揣摩人物的忠奸、善惡、喜悅及悲苦。
- ➡ 時而為用兵如神的孫臧，時而為癡情萬種的梁山伯，時而在三分天下的赤壁之戰，時而在項羽刎頸的烏江之役，彷彿活在時空的轉盤中。我，早已不是我，只不過是太史公筆下的一位英雄，或者只是班固記載裡的一位奸臣，表演著不明所以卻已熟到連武松打著第幾條虎紋，孔明才搖幾下蒲扇，都可以絲毫不差地呈現。

原句：只有在臺下我才是真實的

- ➡ 到了臺下，我，是真實的，我不再是臺上的我，那個用靈魂和歷史人物訂下契約的我。
- ➡ 只有臺下的我才是真實的，不用演戲，不用阿諛奉承、曲意奉承、裝瘋賣傻、強顏歡笑。
- ➡ 走下舞臺，紂王被送回商朝，唐明皇被拉回楊貴妃的身邊，我，努力把臉上的霸氣扯回原來的衰氣，更努力要把脈脈柔情換回處處絕情，吐掉滿嘴的文雅，嚼起滿口的土話。

原句：動作裡重疊曹操與秦檜的陋習／齒縫間夾雜一品到九品的語氣

- ➡ 動作裡重疊曹操與秦檜的影子，性情在梟雄與奸臣中游離，齒縫間夾雜一品到九品的語氣，言詞中透露出古代腐敗的官僚味酸腐氣。
- ➡ 但曹操的疑心病傳染給我，秦檜的邪惡思想在我腦中萌芽，我似乎被角色的靈魂所侵占，舉止之間彷彿見到他們的影子，笑容中有楊貴妃的雍容和貂蟬的嫵媚，站立有如關公的一夫當關和曹操的不可一世，怒目有如孔明的聰明睿智和張飛的令人肝膽俱裂。言語之間彷彿也有他們的氣息，有馮唐一品大官的雍容大度，有九品芝麻小官的阿諛奉承，還有世家大族的氣勢，平民奴隸的自然親切，張飛的豪邁霸氣，賈寶玉的浪漫多情，時像帝王般號令天下……

原句：時間兀自老化在觀眾席

- ➡ 觀眾席上的人潮依舊跟以前一樣，只是一場又一場，從小孩看到長大，從年輕看到年老，而我的生命，也在時間的催化下已逐漸衰老。」

4.原詩：陳大為〈戲子〉

只有在臺上我才是存活的
但我不會是我
只是歷史的片段 人物的忠奸
掌聲全賞給被編定的身段與唱腔
我用靈魂雕塑著名望與票房，

只有在臺下我才是真實的
而我不再是我
動作裡重疊曹操與秦檜的陋習
齒縫間夾雜一品到九品的語氣
記憶早已過度塗鴉
生命頻頻上妝卸妝而鬆垮；

倒底臺上還是臺下我才是虛假的？
聲帶不敢回答 魚尾翻了翻
時間兀自老化在觀眾席。

改寫 1：

戲子，就是我，生命侷限在舞臺上這小小的空間。然而這燃燒的靈魂，只是那歷史片段的影像，忠奸與否，來自於我精湛的身段與唱腔，角色的存在只為那精采而激賞出的掌聲。於是，我不再是我，而是名望與票房下的一個見證，見證魏蜀吳三分鼎立的天下，以及一百零八條好漢的事蹟……等種種鏡頭。等待一股股的激流褪去而終於得以功成身退時，我才回歸，回歸真正的我。

只是，事情竟非原本料想的完美，臺下的我，也不再是我，舉手投足間重疊著曹操與秦檜的陋習、關羽和岳飛的正氣凜然；言語間夾雜著一品到九品的語氣、談吐中不時有世族與平民奴隸的腔調，記憶在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之間過度塗鴉，上妝卸妝，鬆垮的生命，彷彿靈魂也在朝代的興衰與人物的交替間徘徊不已。真假虛實，不得而知。

那個才是我？聲帶依然裝作沒有聽到，眼角的律動仍好像若無其事，時間，卻隨著觀眾一批又一批而一點一滴地墜失，而我的青春，我的生命又……

改寫 2：

我在生旦淨末丑的世界裡，從紅孩兒三太子到廖添丁黃飛鴻；我，存活在舞臺上的燈光下，以花花綠綠的妝掩飾著真實的面孔；我，早已不是我，只不過是太史公筆下的一位英雄，或著只是班固記載裡的一位奸臣，表演著不知所謂卻已熟到連武松打第幾條虎紋，孔明才搖幾下蒲扇都絲毫不差。臺下的掌聲彷彿定時開關一般，響在岳飛的忠義上以及貂蟬的旋律中，我唯一奢求的，只是像乞丐般渴求著票房與名望。

走下舞臺，紂王被送回商朝，唐明皇被拉回楊貴妃的身邊，我，努力想把臉上的霸氣扯回原來的衰氣，吐掉滿嘴的文雅，嚼起滿口的三字經，心情轉換著喜怒哀樂愛惡慾各頻道，膚色不停地在古今中外黃白黑裡交替，漸漸的連價值觀和自信心都隨著清水逝去。

即使我早忘了是我功成名就，還是他們依然鮮活的角色扭轉了歷史，我，依然吞了吞口水，濕潤一下嘴唇，乾裂的痕跡從唇邊延伸到眼角。一陣如雷的掌聲響起，觀眾席上又換了一批人，而我依然得準備上場，青春，時間，生命，都在我眼角的魚尾紋上悄悄地翻過另一頁。